

內在的星空

余秋雨人文创想

余秋雨
著



余秋雨
著

內在的星空

余秋雨人文创想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Ltd.

内在的星空
余秋雨人文创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内在的星空 : 余秋雨人文创想 / 余秋雨著 .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7.5

ISBN 978-7-5596-0335-7

I . ①内 … II . ①余 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6679 号

内在的星空：余秋雨人文创想

作 者：余秋雨

责任编辑：郑晓斌 徐秀琴

装帧设计：今亮后声 HOPESOUND
pankouyugu@163.com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0 千字 700mm × 980mm 1/16 23.25 印张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335-7

定价：4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编者扉语

十多年前阅读台湾出版的《倾听秋雨》一书时，便萌生了他日若得机缘编撰一本余先生嘉言妙语的构想。起因是收录在书后的桑庚楚先生撰写的《平易中的语言魅力》一文。在这篇评论中，桑先生解读了秋雨散文风靡华人世界且多年不衰、代有读者的缘由。他认为，余先生散文的巨大成功，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字典雅畅达，而是“在感性叙事、铺展场景过程中加入的哲思，似乎是议论，却又不尽然，而是突如其来思维灵感，如光石火电，烛照前后。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警句，都用口语方式呈现，没有格言架势，也没有布道模样，而只是依据感性场景自然流出。但一旦出现，却显得凝练隽永，与前后文句迥然不同，让人反复吟诵，输入记忆。这种以寻常方式呈现出来的特殊高度，显得贵重而优雅。贵重而不失随和，优雅而更见亲近，这真是遣词造句的化境”。这段话也真是知人识文的高论。余先生无意于格言体的雕砌，却留下了堪比蒙田、培根格言的珍馐。

余先生说过，“读书是找寻和自己心理同构的作家的过程”。也许正是这样心理同构，我们对余先生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兴

趣。二十多年来，几乎遍览了其所有著作，包括可能搜罗到的序言、碑文、题额，细细品咂，慢慢思忖，捧读愈多，体悟愈深，把当年的构想付诸行动的冲动也愈加强烈。

对余先生的历史史观、美学趣味乃至学术裁断，或许会见仁见智，而他散文中闪现的高超语言天赋，则是大家都折服的。余先生遣词造句，神乎其技，已臻化境，就像女娲补天的五彩石，既石破天惊又五色斑斓。他的散文语言典雅畅达、潇洒飘逸、恣肆汪洋、豁达大气，或抒情、或冥思、或言志、或状景、或怀人，忽而有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，忽而有婉转曲折之至和柔肠百结之时，无不恰到好处，曲尽其妙。写文明写历史，他纵横四海，驰骋古今，下笔有千钧之重；写童年写故乡，又情意切切，婉约缱绻，天然而质厚淳朴。这样的“文字饕餮”，对读者而言，是感情上不由自主的裹挟和阅读上的至高语言享受。

当然，如果没有思想内涵和人文底蕴的支撑，仅靠辞采华美，虽能博得一时之喝彩，但未必具有长盛不衰的持久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渗透力。余先生散文的魅力在于，不仅擅辞采之胜，更具思想之美。他的散文视野开阔、命题宏大、内容深刻、角度新颖，有着巨大的思想容量，绝不是曾一度流行的“小女人散文”和“小男人散文”，写一些小痛小痒、小悲小欢。他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，揭示当代人的审美意趣和文化心理，深情专注于中国文化的沉重脚步和苦难命运、中国文人的精神基因和文化良知、中国文明的血脉经络和灵魂秘谛。他还跨越了中西文化的藩篱，立足于环球视野，探秘世界古文明的起源，进行中西文明的比较。在其笔下，宇宙洪荒、人类本原、世界历史、社会万象、家国情仇、命运浮沉，一齐奔涌眼底，使你在深厚博大的心灵与苍茫旷远的历史和自然对话中，立刻感受到大胸襟、大气度、大手笔的炽热气息。余

先生凭着自己广阔的历史视野、深厚的文化功底、独到的文化感悟和丰富的思想内容，见常人所未见，思常人所未思，其散文闪烁着独特的理性和哲理之光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余先生将哲思与文采二者浑然一体、不动声色地完美结合，深厚的人文学养叠加过人的语言才华，使其散文在当代达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峰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白先勇先生盛赞“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”。适逢《秋雨合集》出版，收集了余先生绝大部分著作，我们以之为基础，同时参照其他版本及散见于报刊未收入《秋雨合集》的文章，以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文情俱佳为标准，选编了这本余秋雨文摘，内容分为史识、斯文、翰墨、此生、行旅五个部分，分别涵盖余先生对史识（含哲学、美学、思想、政治、历史、宗教）、斯文（含文明、文化、学术、教育、读书、写作）、翰墨（含文学、艺术、戏剧、书法）、此生（含社会、人生、家庭、爱情、友情、乡情）、行旅（含城市、建筑、旅行、风景）等五个方面的思索。我们希冀能够方便读者在较短的篇幅和有限的时间里，撷珠选粹，一叶知秋，欣赏余先生的散文风采和思想洞见于万一。以上为编者自白，迹近后台喝彩，但有美在前，理当共享，我们不揣浅陋，献芹于同好。眼高手低之处，还请余先生见谅，请读者批评。

尹卫东 程天龙 谨识

2016年8月28日

内在的星空

余秋雨人文创想



余秋雨

一九四六年八月生，浙江人。早在“文革”时期，针对以“样板戏”为旗号的文化极端主义，勇敢地潜入外文书库建立了《世界戏剧学》的宏大构架。“文革”方过，及时出版，至今三十多年，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，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，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。曾获“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”“上海十大高教精英”“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”等荣誉称号。

在担任领导职务六年之后，连续二十三次的辞职终于成功，开始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。所写作品，往往一发表就轰动社会各界，既大力推动了文化古迹保护，又开创了“文化大散文”的一代文体，模仿者众多。

二十世纪末，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、克里特文明、希伯来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印度文明、波斯文明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遗址。他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此举的人文学者，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。

他所写的大量书籍，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。白先勇先生说：“余秋雨先生是唯一获得全球华文读者欢迎而历久不衰的大陆作家。”在台湾，他囊括了白金作家奖、桂冠文学家奖等几乎全部文学大奖。在大陆，《扬子晚报》《成都商报》等报刊近年来频频向全国高层读者调查“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写作人”，他的排名每一次都遥遥领先。

几十年来，他自外于多种名誉职位和社会团体，不理会传媒间的喧嚣，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完成了“空间意义上的中国”“时间意义上的中国”“人格意义上的中国”“审美意义上的中国”等重大专题的研究和著述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、北京大学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，表彰他“把深入研究、亲临考察、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”，是“文采、学问、哲思、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”。

自二十一世纪初年开始，赴美国国会图书馆、联合国总部、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演讲中国文化，反响巨大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“余秋雨大师工作室”，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“秋雨书院”。(陈羽)

一· 史识 001

二· 斯文 065

三· 翰墨 1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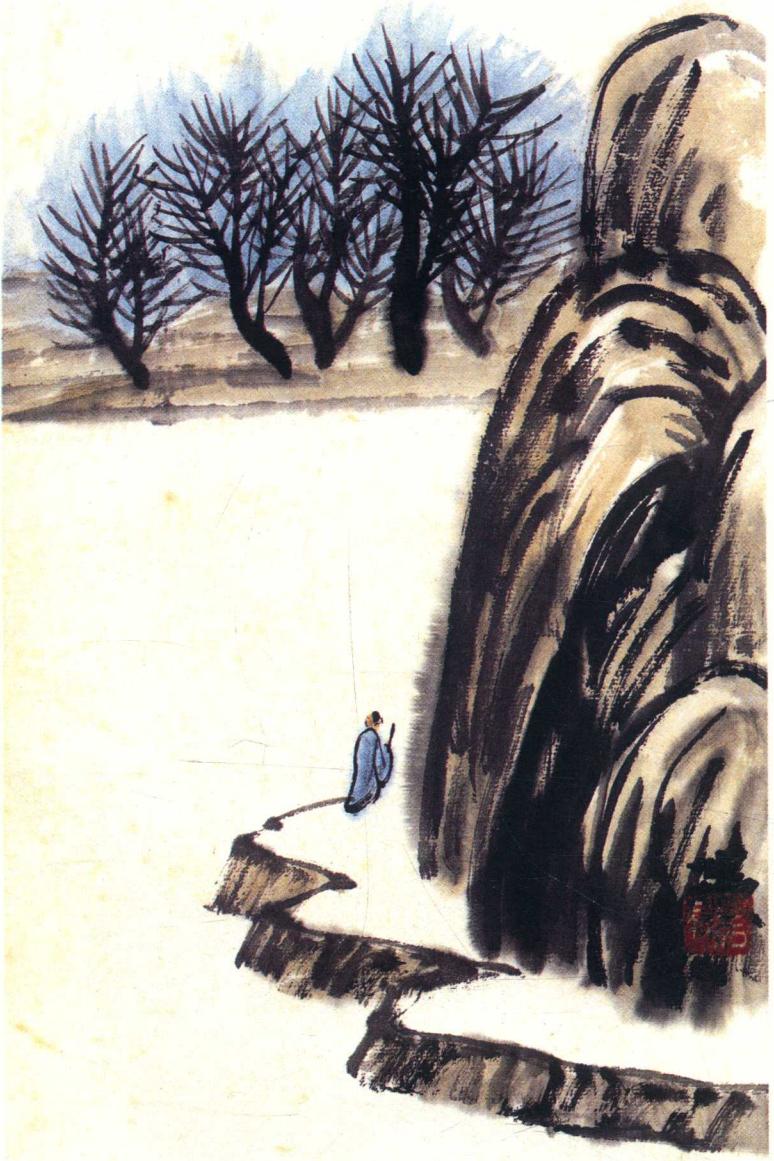
四· 此生 211

五· 行旅 305

附录一 余秋雨文化大事记 346

附录二 参考书目 357

· 史识





我一直把老子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，他用“做减法”的哲学把中国人的思维引向简约、质朴，使得中华文明长寿。其实，人的长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？我们一生，常常为层层叠叠的虚设目标、虚设赛场所困。你们今后只要又一次被困，不妨抬起头来，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。



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、天命、天道，这与“天人合一”的基本思维有关。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明，紧紧地依赖着四季循环、日月阴晴，因此很清楚一切极端主义都不符合天道。夏日炎热到极端必起秋风，冬天寒冷到极端即来春天，构成一个否定极端主义的生态循环圈。



中国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关键，而事实证明，中华文明确实成了人类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或湮灭的幸存者。

据我本人对各大古文明遗址的实地考察、对比、研究，确认中庸之道是中华文明长寿的最重要原因。正是这种坚守中间态、寻常态、随和态的弹性存在，使中华文明避过了无数次断裂和崩塌。



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，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，是一种迷人的“生命情调”——至善、宽厚、优雅、快乐，而且健康。他以自己的苦旅，让君子充满魅力。

君子之道在中国历史上难于实行，基于君子之道的治国之道更是坎坷重重，但是，远远望去，就在这个道那个道的起点上，那个高个儿的真君子，却让我们永远地感到温暖和真切。



作为遥远的后人，我们可以对儒、墨之间的争论做几句简单评述。在爱的问题上，儒家比较实际，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，层层扩大，向外类推，因此也较为可行；墨家比较理想，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，但他们的“兼爱”难以实行。

如果要问我倾向何方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墨家。虽然难以实行，却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。这种理想就像天际的光耀，虽不可触及，却让人明亮。儒家的仁爱，由于太讲究内外亲疏的差别，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迷宫，直到今天仍难以走出。当然，不彻底的仁爱终究也比没有仁爱好得多，在漫无边际的历史残忍中，连儒家的仁爱也令人神往。



墨子以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、彻底忘我的牺牲精神，承担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，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。他去世之后，这种感召力不仅没有消散，而且还表现得更加强烈。

据记载，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，后来此君因受国君追究而逃走，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难再坚持，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杀。自杀前，墨家首领派出两位弟子离城远行去委任新的首领，两位弟子完成任务后仍然回城自杀。被委任的新首领阻止他们这样做，他们也没有听。按照墨家规则，这两位弟子虽然英勇，却又犯了规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新任首领的

指令。

为什么集体自杀？为了一个“义”字。既被委托，就说话算话，一旦无法实行，宁肯以生命的代价保全信誉。

◎

慷慨赴死，对墨家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这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大众中，而且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上，都开启了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。

司马迁所说的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成，不爱其躯”的“任侠”精神，就从墨家渗透到中国民间。千年崇高，百代刚烈，不在朝廷兴废，更不在书生空谈，而在这里。

◎

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后，那些高水准的哲学派别开始出现。这个时间值得注意，表明一个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设，浅层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后就能看到，而深层次的成果则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初露端倪。准备的时间长一点，出来的成果也像样一点。文化的事，急不来。

像样的成果一旦露头，接下来必然林林总总接踵而至，挡也挡不住了。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黄金时代。宋代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，其间真是名家辈出、不胜枚举：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……终于，一个辉煌的平台出现了，朱熹、陆九渊、吕祖谦、张栻、陈亮、叶适等一众精神巨匠，相继现身。这中间还不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安石和司马光。如此密集的高层智能大迸发，只有公元前五世纪前后，即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

才能与之比肩。



朱熹是一个集大成者。他的学说有一种高贵的宁静，企图为中华文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永恒体系，并为这个永恒体系找出一个唯理论的本原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也就是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。他找到了，那就是天地万物之理。因此，他也找到了让天地万物回归秩序的理由，找到了圣人人格的依据，找到了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起点。

为此，他在儒学各家各篇的基础上，汲取佛学和道学的体系化立论法则，对天地万物的逻辑进行重新构造。他希望自己的思考获得感性经验的支持，因此用尽了“格物致知”的功夫，而且他相信，人们也只有通过感性经验才能渐渐领悟本原。这样，他就把宏观构建和微观实证的重担全压在自己身上了，近似于以一人之力挖几座山、堆几座山、扛几座山。这种情景，直到今天想来，还让人敬佩不已。



宏观的因果，是一种不朽的因果。为此，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《不朽》来表述。

节约了一杯水，细细推导，正面结果将是不朽的；随地吐一口痰，细细推导，负面结果也将不朽。那么同样，美言不朽，恶语不朽，任何一个微笑不朽，任何一次伤害不朽……它们全都轻轻地传递着，曲折地积累着，迟早会归并成两个世界，一个让人喜乐的世界，一个让人厌弃的世界。

◎

佛教的逻辑出发点，倒不是善，而是苦。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苦？因为有很多欲求。而细究之下，所有的欲求都是虚妄的。世间种种追求，包括人的感觉、概念、区分，都是空相。在快速变化的时间过程中，连自己这个人也是空相。由此，得出了“无我”“无常”的启悟，可以让人解脱一切羁绊。

包括佛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，人之为人，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。灌溉它们，使它们发育长大，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，这就是文化的使命。

从古到今，中国民众对抽象学理缺少“消费欲望”。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，自在度日。背得多一点，是为科举。那些评古论道、咬文嚼字的人，不多，与千家炊烟、万家灯火关系不深。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，空论、激论、偏论泛滥，对谁也没有好处。

总之，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、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。躲避灌输，不喜喂食，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。

天下长寿之人，大多简食薄饮。中华老矣，回首渺茫生平，得长寿的原因之一，是不太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、巍楼巨厦。

◎

恶，在乱纷纷的时代傲然挺立；善，却在这个时代萎弱衰退。心地光明的女主角，把人生与爱，交付给了一个心造的幻影；把仇恨与蔑视，交付给了一个乱世英雄。于是，道德准绳背后牵连着巨大的遗憾，历史车轮的近旁杂卧着难割难分的善与恶。

只有哲理，才能使遥远的故事焕发出普遍魅力。



陶渊明毕竟是一个大艺术家，他在深入地体验过生命哲学以后，就从自己的院子里跳了出来，跳到了桃花源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，田园是陶渊明的“此岸理想”，桃花源则是他的“彼岸理想”。田园很容易被实际生活的艰难摧毁，因此他要建造一个永恒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一种宁静的批判性，批判改朝换代的历史，批判战乱不断的天地，批判刻意营造的规矩，批判所有违背自然的社会形态。但是，他又把这些批判完成得那么美丽，那么令人神往。

桃花源是无法实现的，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，构成了一个精神天国。有人说中国文化缺少一种超世的理想结构，我觉得桃花源就是。



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，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。秩序对于周边的无序有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，但是无序对于秩序也有一种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颠覆能力，谁胜谁负，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么样的智慧浓度。



人们看到，儒、道、佛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。一种是温柔敦厚，载道言志；一种是逍遥自由，直觉天籁；一种是拈花一笑，妙悟真如。中国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种，但如果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审美等级上来看，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后面两种。在后面两种中，又以第三种即佛的境界更为